

前言

今存宋人编辑的诗话总集，主要有三大部：诗话总龟、胡仔的茗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丛话和玉屑都成于一人之手，诗话总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它的第一位编者是阮阅，书原名诗总，成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大约没有刊刻。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在闽中有了刻本，改名诗话总龟。从此，诗总就为诗话总龟所代替，各书著录就只有诗话总龟了（如尤袤遂初堂书目）。宋代刻的诗话总龟，宋末元初的方回见到过七十卷本，没有流传下来。明代的传抄本是一百卷的。到了嘉靖年间，明朝宗室月窗道人刻了一个九十八卷本，这是诗话总龟流传到今天的唯一刻本。

阮阅字闳休，自号散翁，亦号松菊道人，舒城人。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中进士，榜名美成。做过钱塘幕官，后来以户部郎官出为巢县知县。宣和中做郴州知州（依诗总序及郴江百咏序，始官为宣和二年，郴州志秩官表「知军」作政和七年「由朝散大夫任」），曾用七绝作郴江百咏（四库著录，实存九十二首）。因为擅长绝句，所以有阮绝句之称。南宋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以中奉大夫作袁州知州，致仕后定居宜春。明抄本「绍兴辛巳（一一六一）长至日散翁序」说「戊辰（一一四八）春余宦游闽川」，就阮阅生平、仕历观察，序文显系伪托。阮阅的著作有松菊集五卷（今佚），郴江百咏，诗总十卷（即诗话总龟之前身），巢令君阮户部词一卷（见丽宋楼藏书志），全宋词存词六首。正德本袁州志有重修郡城

记无讼堂诗序及宣风道上题春波亭两首七绝。诗话总龟后集的阮户部诗，疑即阮阅，所引仅七绝一首。

胡仔茗溪渔隐丛话著录诗总为十卷四十六门，元初方回已见不到诗总旧本，他在桐江集中说：「今所谓诗话总龟者，删改阅休旧序，合古今诗话与诗总，添入诸家之说，名为总龟，标曰益都楮斗南仁杰纂集，前后续刊七十卷，麻沙书坊捏合本也。」今见诗话总龟前集，总卷数不同，门类仍为四十六，其中估计也有后人增补，一般当仍为阮阅原本之旧。而后集五十卷，基本上是茗溪渔隐丛话畧溪诗话韵语阳秋三书的杂凑，决为「书坊捏合」，非阮氏所有。因此，诗话总龟的价值，主要是在前集中。有关诗话总龟的版本源流，可以参看本书附录前人的著录和序跋。

诗话总龟和茗溪渔隐丛话后先成书，诗人玉屑最为晚出。黄升为了抬高诗人玉屑的地位，贬抑总龟和丛话说：「诗话之编多矣，总龟最为疏驳。其可取者惟茗溪丛话，然贪多务得，不泛则冗。」此论未妥。四库全书总目评茗溪渔隐丛话时这样说：

「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載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名目，此则唯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这段议论，大体平允。同书在阮阅的郴江百咏提要里也说到诗话总龟，还强调它内容丰富：「而

阅素留心吟咏，所作诗话总龟，遗篇旧事，采摭颇详，于兹事殊非草草。」

天禄琳琅书目认为诗话总龟「在诗话中荟萃最为丰富」，我以为如从资料丰富这一点来评论诗话总龟，其价值似不在茗溪渔隐丛话之下，远非诗人玉屑所能及。今天看来，也是诗话总龟值得整理重印的主要理由。茗溪渔隐丛话以人为纲，如果研究一位大诗人，它提供材料系统而集中，当然很方便。诗话总龟以类编排，如果研究同一题材的不同内容，那末分类编排的优点就不能抹杀。事实上细考渔隐丛话全书，它以杜甫苏轼为两大宗，一百卷中两人共占二十七卷之多。但同时也辅以以类相从的方式。比如在玉川子的名下，集中了咏茶的诗篇，用长短句一目集中有关词的论述，用丽人杂记集中妇女创作。可见以人为纲和以类相从的办法，不应互相排斥。从内容来说，渔隐丛话着眼大家，多附议论考辨；诗话总龟广收小家，但录其诗其事，排比异说，很少论辨。四库提要说「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是符合事实的。今天论述诗话总龟的价值，我以为首先在于它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可以从诗话、诗作和说部几方面来看：

从诗话说，诗话总龟前集共引书近一百种，其中诗话或与诗话相关的书占大半，而多数都已散佚。从事宋代及以前诗话辑佚工作，离不开这部书。今人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辑佚大量取材于总龟及丛话，就是最好的证据。

从作品来看，可以补集部漏收的诗句还不少。如前集卷七：

【刘孝标舞诗曰：「转袖随歌发，顿履赴弦余。度行过接手，回身乍敛裾。」】

这首诗丁福保辑的全梁诗就漏收了。又如五代诗人翁宏，全唐诗仅收诗三首，另有断句三联。而总龟前集卷十一引翁宏的诗就多出六联断句：

「塞上曲云：『风高弓力大，霜重角声干。』」海中山云：「客帆来异域，别岛落蟠桃。」中秋月云：「塞清万国土，冷辟四维根。」……南越行云：「因寻买珠客，误入射猎家。」细雨云：「何处残春夜，和花落古宫。」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国十年心。」」

诗话总龟多采小说家言，而所采之书，今天多所亡佚，即使今日仍存之书，也有亡佚部分，或者本来就不是足本，也可根据总龟加以补充。以孙光宪北梦琐言为例，原著录三十卷，今本为二十卷。缪荃孙云自在彙丛书本多辑了四卷，但都只取自太平广记。诗话总龟中就多出好几条。如神仙门下有王仙柯事一条，其中有「葆光子曰」，未注北梦琐言，必为孙书无疑。另如南部新书也和上例相同。至于冷斋夜话本非全书，苕溪渔隐丛话和诗话总龟都有多条不见于今本的。可见如从事说部的辑佚工作，诗话总龟应该算是可供开掘的宝藏。

诗话总龟今日易见的是四部丛刊影印的明月窗道人刊本，清朝一代无人翻刻过。这次校点，就是以四部丛刊第二次影印本为底本。前人批评月窗本「讹舛特甚」，的确中肯。从卷数说，前集少了寄赠门中下两卷，从出处说，漏注和错注的要以百数。更严重的有时两条不相干的截尾去头凑成一条。至于字句讹脱的可谓触目皆是。所幸的是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藏有一百卷的明代抄本，可以补月

窗本的脱漏，但两部抄本抄手都很拙劣。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抄手极工」的明抄本已经不在大陆，无法借校。北京图书馆另有缪荃荪校的诗话总龟，给校勘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月窗本和抄本编序大同小异，文字小有出入者至伙。这次整理，原则上尽量不改动底本，并力避繁琐，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可信的本子，具体方式见「凡例」。这是一种尝试，未必尽善，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教。

整理时凡遇疑难，则多方求索，力求会通。如前集卷一：

「夏侯嘉正好炉火，仍以不得两制为恨……尝曰：『使我得水银半两，知制造一日，平生足矣。』」

我先怀疑水银半两有何难得，然而两个抄本皆如此。检知不足斋丛书本玉壶清话卷七作「干得水银半两」，一个「干」字表示炼水银为真银（药银）。后见缪校本作「水银银半两」。魏泰东轩笔录也记此事作「水银银一钱」，而明刻曾慥类说卷五十五引玉壶清话正作「水银银半两」，于是依缪校本补一「银」字。

由于资料不足，特别是天禄琳琅著录之本未能寓目，主观上见闻不周，校勘工作难如人意。出处漏误虽补正二百条左右，但未查考出者尚近百条，其中如卷八「蜀沙门尔鸟」条，底本无出处，抄本作「同前」，而前条为北梦琐言，今本北梦琐言未见此条，只能仍告缺如。尚祈海内鸿博，多所匡补。

后集最后的校核工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陈新同志做的。

此书校点工作除原单位及出版社大力支持外，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同志借阅善

本，不憚其烦，使校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谨此致谢。但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得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本重加校定，使臻完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周本淳记于淮阴师范专科学校 癸亥春节

凡例

一、以四部丛刊第二次影印之月窗本为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简称「明抄本」）、清抄本（简称「清抄本」）、缪荃荪校本（简称「缪校本」），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杭州王氏校本。

二、编排次序一依底本，前集「寄赠门」底本缺中下两卷，据校本补入，卷次顺推。

三、凡据校本补入之条目，均低正文二格，附于每门或每卷之末，以示区别。校本重出者径行删除。底本文字有讹脱者，据校本校补，加校语。

四、字词歧异无关内容者，如「也矣」「如似」「云曰」之类，率依底本。不出校。

五、各本歧异涉及文义理解及修辞效果者，择善而从。其有各本均扞格难通，则参校他书。凡此皆列校语。

六、避讳字径改本字。底本字体极不规范，缪校本悉改从正体。现采用规范化简体字定稿，个别易致讹误之专名，间用繁体。原本同音混用如「尤犹由」，偏旁笔划小讹如「日月月」「才木」「廿」从「イ」「フ」「文欠」「束束」「ネネ」「己己」「羸羸」之类，径就文义改正，不出校。

七、底本漏注出处，据校本补出者，于出处上加（ ）；各本均缺，据他书校出者，加（ ）。底本原注

出處有誤者則加補正，仍以（）〔〕別之，出處中个别明显誤字，迺改。均不另出校。

八、底本后集体例紊乱，舛誤累累，抄本、校本虽间有訂正，墨漏仍多。经详核内容，后集条目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茗溪漁隱丛话韵语阳秋碧溪诗话三书。为保持底本原貌并方便读者阅读计，一律不改底本，各按出處用（）訂正誤字，〔〕增补夺字，「」刊落衍字，并在条末注明出處卷次。校訂所用的茗溪漁隱丛话为明标经堂刊本，韵语阳秋为历代诗话本，碧溪诗话为历代诗话续编本，此外各书大多据四部丛刊本，个别尚未查明出处的条目，则校抄本。

九、本书采用直行新式标点，专名号加于左侧。古代称名情况复杂，或以官称，或以爵里，或以班行。今日诸家或标或否，颇不一致。本书以官称代专名与姓连标，如「杜工部」「苏内翰」等，官称上下复见私名者，官称不标，如「苏内翰子瞻」「苏子瞻内翰」。「公」「君」等字视同此例。只用官称不出姓氏者则视情况而变通，如叙述中以「工部」代杜甫，以「吏部」代韩愈之类，则加标私名号。

集一百家诗话总目

陶岳零陵总记

赵璘因话录

胡戡泗上传

唐李石别传

雍洛灵异记

大业拾遗记

欧阳靖掇遗

金陵语录

钱思公逢辰录

张靓雅言杂载

世说

洛阳旧闻

柳公权小说旧闻

毕田湘中故事

李康靖见闻录

金华瀛洲录〔二〕

江邻几杂志

卢瓌抒情

王几通勉志〔三〕

宋舍人春明退朝录

张固幽闲鼓吹

启颜录

王举雅言系述

野人闲话

闲居诗话

有宋佳话

曹衍湖湘故事

吴感大定录

卢氏杂说

刘约拾遗

郑肇开元传信记〔二〕

广卓异记

东观奏事

刘禹锡嘉话〔四〕

谈藪国史杂记

刘忠叟乐府集

张鷟朝野金载

范内翰东斋录

刘斧翰府名谈

韩魏公别录

搜神秘览

南部新书

明皇杂记

洛阳缙绅旧闻

西安虞介唐宋遗史

蔡宽夫诗史

御史台记

文莹玉壶清话

钱思公金坡余事〔五〕

鉴戒录

唐史拾遗

钱希白洞微志

王子年拾遗记

赵叔平见闻录

灵异录

沈汾续仙传

朱定国续归田录

博异志

郑工部南唐近事

卢肇遗史

郡阁雅谈

桂堂闲话

曾龙图诗话

洛阳诗话

杨妃外传

古今诗话

刘贡父诗话

欧阳公诗话

玉堂闲话

脞说后集

张君房脞说

北梦琐言

青琐后集

龙衮江南野录

李文元云斋广录

桂苑丛谈

周后人摭言〔六〕

葛稚川西京杂记

范摅云溪友议

杨文公谈苑

孟谔本事诗

文莹湘山野录

吴处厚青箱杂记

沈存中笔谈

刘斧摭遗

倦游录

太平广记

幽怪录

青琐集

异闻集

百斛明珠

王直方诗话

遁斋闲览

玉局文〔七〕

杂志

纪诗

大唐记

志逸

冷斋夜话

碧溪诗话〔八〕

〔一〕「华」明抄本作「莘」。

〔二〕四库提要作郑紫开天传信记。

〔三〕「勉志」明抄本作「志勉」。

〔四〕「嘉」

原作「佳」，依缪校本改。

〔五〕「思公」原作「公思」，依清抄本乙。

〔六〕按

「摭言」为王定保作，此云「周后人」，未知所据。

〔七〕明抄本「玉」上有「东坡」二字。

〔八〕按碧溪诗话，

前集中一条未引，或由谈藪与国史杂记误混为一，而以此凑数。

增修诗话总龟分门目录

第一卷	圣制	忠义	讽谕
第二卷	达理	博识	幼敏
第三卷	志气	知遇	狂放
第四卷	诗进	称赏	
第五卷	自荐	投献	评论一
第六卷			
第七卷	评论二		

评论三 八五

第八卷 八五

评论四 八五

第九卷 九七

评论五 九七

第十卷 一〇〇

雅什上 一〇〇

第十一卷 一三三

雅什下 一三三

苦吟 一三三

第十二卷 一三七

警句上 一三七

第十三卷 一四七

警句中 一四七

第十四卷		一五九
警句下		
唱和		
第十五卷		一七一
留题上		
第十六卷		一八三
留题下		
第十七卷		一九三
纪实上		
第十八卷		二〇一
纪实中		
第十九卷		二〇〇
纪实下		
第二十卷		二一九
咏物上		
第二十一卷		二三八
咏物下		

第二十二卷		二三七
宴游		
第二十三卷		二四三
寓情		
第二十四卷		二五三
感事上		
第二十五卷		二六二
感事下		
第二十六卷		二六九
寄赠上		
第二十七卷		二七七
寄赠中〔一〕		
第二十八卷		二八三
寄赠下		
第二十九卷		二九一
书事		

第三十卷……………三〇〇

故事 诗病

第三十一卷……………三〇九

诗累 正讹

第三十二卷……………三二〇

道僧

第三十三卷……………三二七

诗藏上

第三十四卷……………三三三

诗藏下

第三十五卷……………三四〇

纪梦上

第三十六卷……………三四八

纪梦下

第三十七卷……………三五六

讥诮上

第三十八卷……………三六五

讥诮中

第三十九卷……………三七三

讥诮下

第四十卷……………三八二

诙谐上

第四十一卷……………三九三

诙谐下

第四十二卷……………四〇四

乐府

第四十三卷……………四一〇

送别

第四十四卷……………四一七

怨嗟

第四十五卷……………四二六

伤悼

第四十六卷……………四三四

隱逸 神仙上

第四十七卷……………四五四

神仙中 神仙下

第四十八卷……………四六四

〔一〕月窗本原脫「寄贈」中下兩卷，現補入，以下卷次順延。

藝術 俳优 奇怪上

第四十九卷……………四七三

奇怪下 鬼神上

第五十卷……………四八三

鬼神下 佞媚 琢句

增修诗话总龟卷之一 甲集

尤舒散翁阮一阅宏休编
皇明宗室月窗道人刊
鄱阳亭梧程琬舜用校

圣制门〔二〕

太宗好文，进士及第赐闻〔二〕喜宴，常作诗赠之，景祐朝因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然不必尽上所作。景祐元年赐诗，落句云：「寒儒逢景运，报德合如何？」论者谓质厚宏壮，真诏旨也。〔二〕〔二〕字依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校补。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简称明抄本）清抄本及缪荃荪手校本（简称缪校本）均先列「圣制门」，次行低一字标「圣制」二字。〔二〕〔二〕原作「文」，依明抄本校改。

李文正昉，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姓，及即位，用以为相。尝语文正曰：「卿在周朝，未曾倾陷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之亦厚。年老罢相，每内宴，必先〔二〕赴坐。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

雪，也向钩天侍玉皇。」太宗和之以赐，曰：「珍重老臣纯不已，我惭寡昧继三皇。」为时之美传。

青箱杂记 又谈苑玉壶清话皆谓题藏应制。

〔一〕「先」，上海图书馆藏杭州王氏校本作「宣」，似胜。

吕正惠端，太宗朝为参知政事，多独对便殿，语必移刻。因宴后苑，上钓鱼诗断句「云：『欲饵金钩殊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意已属公矣。公和诗进曰：「愚臣钩直难堪用，宜用濠梁结网人。」不数日，拜平章事。诗史 又古今诗话谓正惠已作户部侍郎平章事。时吕文穆蒙正告老甚切，因此诗遽冠台席。

〔二〕「句」明抄本及玉壶清话卷五均作「章」，似胜。

福唐蔡伯禧，四岁，对真宗诵书，授校书郎春官伴读，齿犹未三周，故曰三岁神童。赐之诗曰：

「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资。初尝学步来朝谒，方及能言解诵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有前期。」续归田录

苏易简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对，赐酒，甚欢畅，曰：「君臣千载遇。」苏应声曰：「忠孝一生心。」太宗大悦，以所御金器尽席赐之。撰述

夏侯嘉正好炉火，仍以不得两制为恨。太宗御楼观灯，进诗十韵，末句云：「两制诚堪羨，青云侍玉舆。」太宗和赐曰：「薄德终难举，通才例上居。」嘉正尝曰：「使我得水银银〔一〕半两，知制诰一日，平生足矣。」二愿俱不遂而卒。玉壶清话

〔一〕下「银」字依缪校本补。知不足斋丛书本玉壶清话作「干得水银半两」，类说卷五十五引玉壶清话作「水银

银半两」，（神海本魏泰东轩笔录卷二作「水银银一钱」。）

李廷臣官于琼管〔二〕，有夷人携锦臂缘，上织成一联云：「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乃仁庙赐进士及第举人诗也。廷臣以千金易之，藏为珍宝。（青瑛集）

〔一〕「管」原作「馆」，今本青瑛高议未见此条。王辟之湘水燕谈录卷一帝德纪此事作「琼管」。

忠义门〔一〕

张巡守睢阳，明皇已幸蜀。胡羯方炽，城孤势促，人食竭，以纸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食，而意自如。其谢金吾将军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蜀，追绿耳于玄圃，保寿南山。逆贼禄山，戮辱〔二〕黎献，臃脰阚廷。臣被围四十九日，凡三千二百余战。主辱臣死，乃臣致命之时；恶稔罪盈，是贼灭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厉壮士。尝赋诗曰：「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效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诚自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又夜闻笛曰：「岩峣试一临，虏骑附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营开星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三〕（有宋佳话）

〔一〕「门」字依明抄本补。

〔二〕「辱」字原作「杀」，依明抄本缪校本改。

〔三〕「音」原作「声」，依

明抄本缪校本改。唐诗纪事卷二十五作「吟」。